

时代风云录

郑重

时代风云录

郑重

知识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十月

时代风云录

郑重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售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4.125 字数 513 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

ISBN 7-5015-0305-2/C·11

定价：9.40 元



作者简介

郑重，原名郑明昭，1936年生于安徽宿县农村。1956年毕业于宿城一中，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到文汇报当记者。

序

陈可雄

在中国，要做一个名记者是很难的。即使成了名记者，能回过头来将自己积蓄数十年、甚至几十年的作品汇集成书，更是寥寥。而郑重的《时代风云录》——一本完全用记者目光写的书终于要出版了。这恐怕是在记者的作品中很少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新春之夜，在灯下抚看这些曾经登载在报上，赢得无数读者的文字，又不断听着辞岁的爆竹嘶嘶升空炸响，心里按捺不住地翻腾出许多感慨来。

我和郑重的稔熟虽是近几年，但还在复旦念书的时候，常从《文汇报》上令人瞩目地看到他飘忽的行踪、娴洒的文字和燃烧着激情的才华，会油然生出一种对名记者的羡慕及带有光环的想象。大学毕业，由《人民日报》转来《文汇报》工作，我接触到郑重，才发现他外表是那么普通，完全不似他才情潇潇的文章。印象中，他永远穿着一件洗旧了的蓝的卡上装，脚上从不着光亮的皮鞋，或布鞋，或跑鞋。沉默时，他显然毫不出众，而一旦议论起什么，他内在的才思与激情，立刻使神色生辉，连那副框子发黄的眼镜儿也熠熠地闪光，他又显然地与众不同了。胶合着“同”与“不同”的郑重，还有着自己独到的做记者的方式，无论采访谁，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以及名人学者，他都从容不迫，尽管素平生，却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总能和人聊得亲切、倾心、深入，无拘无束，且很少埋头记录。这就是郑重做记者的本事。曾看到他采访俞平伯先生，如同至

交，三顾其舍，直到送俞老去机场赴香港讲学。其后，虽只写下了寥寥百字的消息，但生动的描绘，栩栩地透露出俞老焕然的精神。那年，郑重又去大戈壁的导弹发射基地，一去竟数月不归，再见时，他满脸皮肤糙黑，不久便写出了长篇大通讯《天上人间》、《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记两弹元勋邓稼先》，气势磅礴，广为影响。我们都喜欢说他象“采珠能手”，不声不响扎到水底，一俟浮出，就能灿然地捧出一掬光辉来。这里自又有着郑重做记者的绝巧。而和郑重相处深了，我又发现，与其说他是个好记者，名记者，不如说他更象一个学者。对文学、绘画、考古、历史，他都不无研究与通达。就在我写这篇《序》的时刻，他又津津有味地谈着《八卦图与十字架——东西方绘画艺术的比较》一书的提纲，这是一本将要写三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也许就是他这种学者的素养与风度，所以我们又常常谐趣地尊称他好“大先生”。

无论记者，也无论学者，三十年沧桑，郑重的笔端却始终如初地饱蘸激情。他发扬了“史家精神”的传统，探真求实，胸怀坦荡，宠辱不惊并以中国报人特有的敏锐和特有的使命感，热情而又忠实严肃地记录着翻天复地的时代。从西昌火箭发射基地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发源地到最西南古陆的文化源头，他几乎走遍三山五岳，采访了那么多优秀人物、名流精英：顾颉刚、王淦昌、周培源、任新民、杨振宁、钱三强、荣毅仁、高士其、艾青、谢稚柳、唐云、刘旦宅、束楚生、赵燕侠、梁谷音、陈中伟、吴永刚、吴贻弓、杨在葆等等，还有那鲜为人知的居委会主任、小学教师、乡村女医生，难以数计。虽然，有些人物已时过境迁；虽然，作为实录文字的新闻更易速朽而成“昨日黄花”但是，重读郑重的这本《时代风云录》，重

读这些写于近三十年、跨越了几个时代的特写、通讯、报告文学，我心里仍有着难言的激动，犹如翻到一些旧时的照片，有些微微发黄了，但那么真切地摄留着一幕幕特定的情景，特定的容貌，因而很温馨地唤起着一种隐隐的眷恋之情。

作为记者，生活常常给予我们的心灵许多冲击，许多新鲜感受；作为记者，我们目击到诸多重大事件，又能为诸多杰出人物见证。这是我们当记者的独具的荣幸，是其他任何职业无以比拟的。但是，在当今当记者，禁忌亦颇多。由于对新闻功能的狭隘理解，由于“舆论一律”的习常和束缚，使许多真实的、真正的新闻不能公诸于报端，这使记者的许多真切的、真诚的见解与感受诉诸于读者，久而久之，新闻便少了好多锐气与生气。这真是做记者的最大的苦恼。而凭藉着一颗良心历经三十年记者生涯的郑重，更熬过了多少尤为深沉的苦楚？！他常常面对着那些已经排出小样、却由于种种因素被永远囚禁在抽屉里的文章，心中蒙上一层无可奈何的遗憾及不尽人意的惆怅。我知道，他在沉默中挣扎着。

美国名记者杰克·海敦在他《怎样做新闻记者》一书的扉页上题记：“记者是通向一切的桥梁。”这很确实。已有不少记者转而去做报告文学家、小说家，或别的什么家。或许可以说，还滞留在这座桥上的人究其可哀？

郑重不后悔自己做了一辈子记者，两鬓花白了，仍孜孜以求地要走完自己的路。此心不改。或许还可以说，正因为有着这样一批脊梁，我们的新闻队伍才有希望吧。

我，如此想。

1989年新春之夜于上海

目 录

序 (1)

第一辑 报告文学

走向太空	(3)
沙漠与海	(29)
“三叶草”的精灵	(52)
祖国啊,您的儿女回来了	(72)
她从平地走上高山	(83)
风格,跨过“代沟”在延续	(102)
心声	(116)
画家	(130)
通向理想的阶梯	(141)
外科医生和工程师	(154)
水与火	(166)
啊,流着乳汁的橡胶树	(182)
苦味的芳香	(193)
在地球的这一点上	(204)

第二辑 综合通讯

天上人间	(217)
原子在内耗	(244)
搁浅	(257)

接手记	(262)
心在跳动,都是为了顾客	(278)
透过玻璃所看到的	(292)
开膛换肝记	(300)
献花者	(307)
风格与荣誉	(314)
一切为了病人	(323)
习惯·爱好·纪律	(329)
针刺麻醉目击记	(333)
人造心脏瓣膜是怎样诞生的	(341)
枯木逢春发新枝	(352)
新思想新习惯的由来	(363)
白色的粮食	(371)
寻找焦裕禄的足迹	(378)

第三辑 人物特写

在平凡中寻找闪光的东西	(391)
当他远行的时候	(399)
原子弹专家的时机观	(402)
更上峰山十二重	(408)
那是播种希望的年华	(417)
科普战线的歌手——高士其	(423)
是石头,就能迸出火花	(429)
险峰笑迎登攀人	(441)
小草得到雨露之后	(448)
杨在葆和他的妻子	(453)

第二次生命的灯亮了	(458)
期待的目光	(467)
唐云画外三趣	(472)
玉雕女	(476)
她给人带来温暖	(483)
春风和煦千家欢	(486)
给周总理治病的医生	(489)
背药箱的姑娘	(493)
乡村女医生	(502)
红孩子，飞翔吧	(511)
情系绿原	(517)

第四辑 人物专访

热风吹雨洒江天	(523)
泉水长流松长青	(533)
卓有成效的合作	(540)
“试管婴儿的爸爸”	(546)
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551)
不要责怪观众	(564)
诗人与时代	(568)
无愧于作者 对得起读者	(571)
素质·修养·创造	(575)
老龙吟	(578)
创新路上的探索	(581)
权势不等于真理	(584)
戈壁之鹰	(589)

啊，一只野骆驼	(592)
从医学专家到外语教授	(595)
京华无梦说红楼	(598)
药品·食品·化妆品	(602)

第五辑 散记随笔

紫荆树下访友人	(609)
飞翔的“白天鹅”	(615)
广州酒家就餐记	(618)
“求实·创新·走自己的路！”	(621)
深圳，使人动脑筋的地方	(624)
“三把刀”又闪闪发光了	(627)
署名的科学	(630)
引进、消化和发展	(633)
科学会堂散记	(636)
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636)
青年虎将 赛刀争雄	(638)
是艺术，也是科学	(641)
基石不坚，安有大厦	(643)
蔬菜的学问	(645)
科学的管理	(647)
春华秋实	(650)
考，然后知不足	(652)
在实践中发展，从争鸣中繁荣	(655)
识物性·明物理·知物用	(657)
科学研究的冷门与热门	(660)

科学和艺术的联盟	(663)
近视眼，双胞胎的奥秘	(665)
莫等闲，独生子女教要严	(668)
在卫星起飞的地方	(671)
浪花	(699)
葡萄节前访吐鲁番	(703)
在西双版纳密林里	(706)
古墓之谜	(722)
古都之谜	(729)
祭坛·女神庙·积石冢	(736)
文化源头行	(743)
一个人类起源模式的形成	(743)
盐的发现和中华火文化	(746)
蝴蝶人踪迹初探	(748)
寻找长期稳定联合的伙伴	(751)
后记	(757)

第一辑

报告文学



走向太空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有时因为发现一个定律，创造一个定理，演一出戏，唱一支歌，写一篇文章，这些人的名字就会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但有更多人的名字是不为人们所知道的。有的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有的是无法让别人知道，也有的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篇报告中所报告的老头，就是属于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名字的人。可是他的职业所带来的成果，多少次震动世界，成为风靡一时的头号新闻。

这个老头的名字是如此的神秘。

这个名字在中国的方块字中只不过是几个普通字的组合，也许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涵义。他生活在地球上，象许多普通的人那样生活，他的生活又不是普通的。他不善于演奏锅碗瓢勺交响曲，而是用火箭、推力、宇宙速度、卫星、太空……组成宏伟的乐章。

直到最近，他的名字才能为人所知。

他名叫任新民，一位六十九岁的老头。

任新民，这个极为普通、早已为西方所熟悉的中国人的名字，销声匿迹几十年，当 1978 年，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科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利坚合众国时，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西方，使大洋彼岸为之震动：等了他几十年，他终于又出现了。

一股特殊的热情把他引向宇宙神，人马座，航天飞机，发射场……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宏观的，复杂的整体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卫星、发射场、火箭……这一切的微观世界呢？这一切又都用含情脉脉的轻纱封闭着。谈笑风生，心照不宣。他的目光始终是冷静的，没有剩余的热情，更没有故作姿态的严肃，一切都在分寸之中。

他在主人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和美国航天局局长边吃边谈：

“你在美国呆过？”

“读过书。”

“是在密西根研究生院读书？”

“是的。”

“果然不错。看到你的名字，我们就猜到是你。你的博士论文还在，我们……”

“现在看来，那样的题目太小了。”

“要不要到母校去看看？老朋友呢？”

“日程很紧，这次不去了。很抱歉。”

“我们找你找了好多年啊。”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我还是在地球上啊。”

英语交谈，仍然是那样流畅，流畅的美国口语，诙谐幽默，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白兰地，威士忌，频频举杯，一饮而尽。友谊！合作！干杯！茅台呢？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呢？戈壁滩上熏出来的驼骆肉呢？呵，举杯对明月，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一股思念祖国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怎么来得那样浓烈，又是那样熟悉。这股情绪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啊，想起了，那时也就在大西洋彼岸，在研究室里，正钟情于自己所欢喜的研究题目，祖国大地上的解放炮声，象滚滚春雷，飞越滔滔洋面，冲击着安静的实验室。他的心被震动着。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没有白兰地，也没有茅台，他吟诵着谙熟的宋词，把可怜的家具卖了，把小汽车也卖了，从旧金山搭上了戈登将军号商船，开始了二十多天惊涛骇浪的海上生活。吴淞口到了，恰巧碰上国民党飞机轰炸，戈登将军号调转船头驶往香港。他无法从上海登陆了。在香港，他又搭上了一艘货船，绕道航行到天津，从塘沽上岸了。

魂思梦绕的祖国，终于见到了。

不久，在东方三千里江山美丽的土地上，发生了真善美与假丑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力量的较量。他带着极大的热情，以研制火炮总工程师的身份，为战斗在前线的中华好儿女，输送了克敌致胜的武器。他感到是那样自豪、神圣和光荣。

从此，他与火炮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名字在西半球，就销声匿迹了。

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他当年还是密西根大学足球队的队员，这次队友们为他送来队旗。他当年工作过的实验室，送来了曾由他签着名字的实验记录……凡能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都来和他联系了。